東坡題跋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坡題跋

(二)

蘇軾撰

東坡題跋卷之三

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

始予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矣其後遷謫不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十年予出守錢塘過汝陰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久見以爲任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誰肯盧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詩蓋公之眞迹讀之流涕而勤請余題其後云

書贈法通師詩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韁鎖料得而今似我能僕偶云通師子不脫屣場屋今何爲乎柳子玉云不遇似我能因戲作此詩

熙寧七年二月日

題鮮于子駿八詠後

始予過益昌子駿始漕利路其後八年予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意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貧役重其推行爲尤難子駿世家南隆親族故人散處所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於其手吏民舉欣欣然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於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記子由詩

八月四日與子由同來酉小詩三首忽憶門前路行穿翠密中卻來堂上看岩谷意無窮天嬌庭中

柏枯枝鬱蹈消瘦皮穰鶴骨高頂轉龍腰窈窕山頭井泉通伏澗清欲知淺幾許聽放轆轤聲子由和云君巢山上寺近在古城中苦恨河流遠長教眼力窮盤盤山前路流年向此消興亡須一弔夷臥山腰孤絕山南寺僧居無限清不知行道處空聽暮鍾聲子由詩過吾遠甚熙寧十年八月四日子瞻

書諸公送晁繹先生詩後

晁繹先生既歿三十餘年軾始從其子復游雖不識其人而得其爲人先生爲閩中主簿以詩餞行者凡二十餘人皆一時豪傑名勝之流自景祐至今凡四十餘年而淸喪殆盡獨張君宗益在耳懷先生之盛德想諸賢之遺烈悼歲月之不居感人事之屢變故書其末使後生想見其風流云耳

題文潞公詩

送時郎中詩云一從齊晝省洊歲守坤維久夾于藩任常分乃磨思六條遵漢寄千里奉堯咨按部壺漿擁行春茜旆隨握蘭班已峻拔蘼化方施吏服蒲鞭恥童懷竹馬期不藏金似粟傾降雨如絲每見求民瘼寧聞拾路遺責躬還掩閤察吏更褰帷好績脩良傅宏刊德政碑姦邪隨草靡權黠望風移渤海繩皆治葬丘戍及葬佩牛登富庶負虎變淳熙雲路徵賢日星郎拱極時將升嚴助室暫輟阮咸麾挽鄧舟停水思何詠載岐魚城初解印鳳闕即移墀曲榭青雲路離筵白紵詞璠簪黎別恨金涵折芳枝從此三巴俗多吟蔽芾詩軾嘗得聞潞公之語矣其雄才遠度固非小子所能窺測至於學問之富自漢以來出入馳騁罔無遺者下迨曲技小數靡不究悉雖篤學專門之師莫能與之較然世不以此稱公豈勳德所掩覆故耶今觀其幼時詩精審研密句句皆有所考益其積之也久矣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書

自記吳興詩

僕爲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記所作詩

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吾亦無所求寫言寫我憂韋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驚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書曹希蘧詩

近世有婦人曹希蘧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暮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歎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評杜默詩

石介作三豪詩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字師雄者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溢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門前老龍天子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東京學究飲

私酒食瘴死牛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往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書翟遵度詩

佳城鬱鬱顏寒煙飢雛乳獸號荒阡夜臥北斗寒掛杖霜拱木落雁橫天浮雲西去不復返落日東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螻蛄論大年翟遵度自兒童已能屬文落落有聲一夕夢子美誦平生所爲詩皆集中所無者覺而記兩句後遂續之云耳

題子明詩後 并魯直跋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者皆之慕願山觀佚老道士歌謔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曩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楊然爲世之廢物矣乃知六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老道士葢子瞻之從叔簡慎言也今年有孫汝楫登進士第東坡自云飲三蕉葉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坡飲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魯直題

題和王鞏六詩後

僕文章雖不逮馮衍而慨慷大節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睿好士而獨不遇流離擯逐與僕相似而衍妻悍妒甚僕少此一事故有勝敬通之句

題陳吏部詩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通來前輩凋喪畧盡能稱誦公者漸不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皆當記錄實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五篇以示軾三復大息以想見公之大畧云

書賠陳季常詩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

書遵師詩

游湯泉覽畧題百餘篇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戲作一絕荅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

寒溫元豐七年五月十三日

書葛道純詩後

淙流絕壁散靈煙翠洞窈窕際松風清飄飄洒塵襟觀轟玩猿鳥解徂徠園林茶果邀真侶觴酌洽同心曠歲懷茲賞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笛一寫山水音與高安葛格道純同游廬山簡寂觀道純誦此詩請書之石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和仲

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

興廢不可必冶城今靜祠松聲聞道路竹色淨軒墀江近風雲改庭淺草木滋孤墳弔遺直銘暗閟元規元豐三年四月家弟子由過此留詩十年七月十六日爲書之壁

書子由絕勝亭詩

夜郎秋漲水連空上有虛亭繚緲中山滿長天空落日江吹曠野作驚風霧煙慘淡浮前浦漁艇縱橫逐釣筒未省岳陽何似此應須子細問南公蜀州新建絕勝亭舍弟十九歲作

跋翰林錢公詩後

軾齠亂入鄉校即誦公詩今得觀其遺跡幸矣元豐八年正月二十日

題別子由詩後

先君爺愛洛城居我今亦遯嵩山龍水南卜築吾豈敢試向伊川買修竹又問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水玉想見茅簷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鶴元豐七年余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鈞作數詩留別此其一也其後雖不遯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題書

跋歐陽寄王太尉詩後

豐樂坡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心無愧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何待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頼水東西問老農此歐陽文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詩蓋與公之子定國定國姪孫子發張彥若同游寶梵定國誦此詩以遺詩人戴仲達仲達嘗從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門生蘇軾書

書黃魯直詩後

每見魯直詩文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殆非悠悠者所識能絕倒者也是可人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

又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

記董傳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淡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画哉

書參寥論杜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棊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人亦復愛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記少游論詩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題李伯祥詩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爲詩詩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也余幼時嘗見余歎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書綠筠亭詩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梢千蘇亂日影萬夫長谷鳥驚碁磐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解聽北窗凉清獻先生嘗求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見處士之子琯請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

題王晉卿詩後

晉卿爲僕所累僕既謫齊安晉卿亦謫武當飢寒窮困本書生常分僕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子慣此憂患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

書黃泥坂詞後

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輩藏去藁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遺余持元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夕瞞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憩寂圖詩　并書道跋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麗

翁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石画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画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畧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画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眞相知魯直書

題張安道詩後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待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二年十二月薨於南都將屬纊問後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錄此詩置院中

書張芸叟詩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塗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岡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撦否或仰而答曰兀撦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憊爲兀撦也

書試院中詩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爲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參會故數往詣伯時伯時苦木悸惴惴不欲食作欲嘔馬以排悶黃魯直詩先成遂得之魯直詩云儀鸞供帳蓑雨

行翰林溼薪爆竹聲風廉官燭淚從橫木穿右盤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貧馬百囓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子瞻次韻云少年鞍馬勤還行夜聞囓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橫千重故紙纘未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羊魏歸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思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雙橘紅蔡天啟晁无咎舒亮文廖明畧皆繼此不能盡錄子又戲作絕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驅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伯時笑曰有頓塵馬欲入筆疾取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舒山蘇軾書

書鬼仙詩

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溼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益頭歸

江上橋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山僧樓上望江上遥指橋竿笑殺儂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授紫鸞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濱日暮忘卻巴陵道

翁孃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

浦口潮來初沙漫遍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

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舊塵還山弄明月

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

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夜與曾直壽朋天啓會于伯時齋舍此一紙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

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芜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

記白鶴觀詩

晉游中州白鶴觀壁上高絕處有小詩不知何人題也詩云仙人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髭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誰

記關右壁間詩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劒買得黃牛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關右壁間愛之不知何人詩也

記西邸詩

余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几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汲交涉其奈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

書出局詩

急景歸來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朱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溼紛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床乃爲樂耳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評詩人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夾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夾非紅梅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元祐三年二月六日書付過

評七言麗句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曉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鷗雙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業耕耘可以竝驅爭先矣軾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猶狒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讀文宗詩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世未有續之者子亦有詩云臥聞疎磬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

書辨才次韻參寥詩

常栖木食已暗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柱杖穿雲冒夕塵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未離禪辯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詩乃如巧人織綉耳

書參寥詩

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經間甘冷空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訪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果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書

記謝中舍詩

寇元弼言去歲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忽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

有舞者戴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書蘇子美金魚詩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墮初不諭此語及卒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墮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題張子野詩集後

張子野詩筆老玅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鯉魚知夜永懶同胡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咎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書所和回先生詩

回先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居士和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金覓素書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橋皮寫句壁上自稱回山人東老送之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其所往或曰此呂先生洞賓也七年僕過晉陵見東老之子偕道其事時東老已沒三年矣爲和此詩其後十六年復與偕相遇錢塘更爲書之偕字君與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東坡先生書

記里舍聯句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即云夏雨凄凉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樂饅

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題鳳山詩後

楊君詩殊有可觀之言長韻尤可喜然求免於寒苦而不可得悲夫此道之不售於世也久矣

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

詩中雖不著歲月有厭京巳弄春之語是則自洛還館中未久去夷陵之行無幾矣元祐六年東坡居士觀於汝南東閣

書頴州禱雨詩

元祐六年十月頴州久旱聞頴上有張龍公神祠極靈異乃齋戒遣男迨與州學教授陳履常往禱之迨亦頗信道教沐浴齋居而往明日當以龍骨至天色少變二十六日景貺履常二歐陽作詩云後夜龍作雲天明雪填渠夢回聞剝啄誰呼趙陳子景貺拊掌曰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請客吏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卽此語也相與笑語至三更歸時星斗燦然就枕未幾而雨已鳴簷矣至朔旦日作五人者復會於郡齋既感歎龍公之威德復嘉詩語乞不謬季默欲書之以爲異日一笑是日景貺出迨詩云吾儕歸臥髀骨裂會友攜壺勢行役僕笑曰是男也好勇過我

書李簡夫詩集後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真也熙寧三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題梅聖俞詩後

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祇欠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跋再送蔣穎叔詩後

穎叔未有帥洮之命作鳳駕詩軾和之有游魂之句遂成吟讖正月十六日偶謁錢穆父作小詩寫之扇上穎叔穆父仲至皆和軾亦再賦請穎叔收此扇與此軸旋復迎勞吾詩之必讖也

記寶山題詩

予曾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詩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盞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嘆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抑也

書石芝詩後

山中教授馬君文登人也蓋嘗得石芝食之故作此詩同賦一篇目昏不能多書令小兒執筆獨題此數字

書圖僧詩

王中令既平蜀補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對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他有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觜長毛短淡合膿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槳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眞堪玉筯挑若把穭根來比並穭根自合

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

書彭城觀月詩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領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

記樂天詩西掖通東省詩

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執政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攢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書潤州道上詩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腳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只有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僕時三十九歲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惠州守歲錄付過

書李主詞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題秧馬歌後

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民恤農僕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製作閒試以謂背雖當如覆瓦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卻有力今惠州

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爲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衢州進士梁君珦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桑馭之狀仍製一枚傳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尤幸也本欲作秉道書又懶此間諸事可問梁君具詳也試更以示西湖智果妙總禪師參寥子以發萬里一笑尤佳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軾書

又

林博羅又云以榆棗爲腹患其重當以桅木則滑而輕矣又云俯傴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倒於脛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今得秧馬則又於兩小煩于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又

翟東玉將令龍川從子求秧馬式而去此老農之事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願君以古人爲師使民不長更則東作西成不勸而自力是寧賜之牛而人予之種豈特一秧馬之比哉

又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黠戛斯傳其人以木馬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腹下一蹴輒百餘步意始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書陸道士詩

江南人好作盤游飯鮓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撅得窖子羅浮頼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投醪谷董羹鍋裏撅窖盤游飯碗中東坡大喜乃爲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吳子野云此羹可以澆佛翟夫子無言但嚥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記劉景文詩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嘗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画數百幅耳

書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士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以想見其人以中毒沒於隰州哀哉哀哉曇秀學道離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余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日

書曇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无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棄與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閒裏清游僭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嘗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三年秀來惠州見予偶記此事

記虜使誦詩

昏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邑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喜吾詩可怪也

書邁詩

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闢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

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斷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與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貫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益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益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慕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記參寥詩

昨夜夢參寥師手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荅云俗以清明淘井嘗續成一詩以記其事

書王太尉送行詩後

杜衍　賈黯　宋敏求　司馬光
王安石　蘇渙　王疇　邵亢
元絳　王純臣　呂夏卿　張瓌
何涉　謝仲弓　陳洙　胡恢
王舉正　趙槩　張揆　曾公亮
王珪　王洙　曾公定　胡宿
范鎮　李復圭　張方平　吳幾復
范百之　晁仲衍　石揚休　李絢
宋敏脩

右三十三人

丁度　郭勸　齊廓　馬仲甫

令狐挺　施昌言　呂居簡　孫沔
劉瑾　馮浩　黃灝　韓鐸
李師中　辛若洙　李壽朋　劉參
張師中　李先　楚泰　洪覃
周延儁　錢延年　解寶王　黃從政
孟詢　閻顒　謝徽　張孜
吳可幾　范寬之　張中庸　鮑光
閔從周

右三十三人

送行詩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慶曆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故光祿卿贈太尉王公挂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曾柳宗元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墓碑之陰考之於史卓然知名者益二十人宗元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余於王公亦云元符元年十月初七日

跋黠安居士漁父詞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其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

記臨江驛詩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濮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

記泌流館詩

簾卷窗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亂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床前有月明紹聖間人得此詩於泌流館中不知何人詩也今錄之以益儂笥之藏

書羅浮五邑雀詩

羅浮有五邑雀以繹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

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余今日游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囑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

書秦少游挽詞後

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子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子以謂少游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上嗚呼豈亦自知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

書聖俞贈歐陽棐詩後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栖在桂林烏啄不得芙無忘桂枝榮棄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倘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傷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鬢皆皓然固窮亦畧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書

書王公峽中詩刻後

軾蜀人往來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數老病流落無復歸日寓蒙奄霑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歲蒙恩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進叔出先太

尉峽中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赤甲白鹽灩澦黃牛之狀凜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軾書

書石曼卿詩筆後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畧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頗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世之人死於神明方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爲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

書馮祖仁父詩後

國家承平百餘年嶺海間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既沒未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眞楊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書程全父詩後

讀其詩知其爲君子如天倖豈易得哉子識之於罪謫之中不獨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汚累之乃書以屬過子善藏之與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

書蘇養直詩

屬玉雙飛水滿塘孤蒲深處浴鴛鴦白頭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扁舟擊岸依林機蕭蕭雨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清江曲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日

書秦少游詞後

少游谷在虔州嘗夢中作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

供奉官儂君汚居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爲余道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題楊朴妻詩

眞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朴言無有惟臣妻一絕云且休落託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子乃出（又曾年過洛見李公東之言楊朴妻贈行一絕因覓魏處士詩偶復記之）

書章詧詩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灌足水中咍謂士寧曰腳踏西溪流去水士寧荅曰手持東嶽送來書詧大驚不知其所自也未幾詧果死

書過送曇秀詩後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猶能墮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閒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眞似月斷雲時復掛星河僕在廣陵作詩送曇秀云老芝如雲月烱烱時一出今曇秀復來惠州見余余病已絕不作詩兒子過竊能攪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爲書之以滿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子脩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子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

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子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云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鑿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益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守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時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岷山蘇軾書

記夢詩文

昨夜欲曉夢客有攜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不修以賊其牛元豐七年三月十一日

記夢中句

昨日夢人告我云知真饗佛壽識妄喫天厨余甚領其意或曰真即饗佛壽不妄喫天厨余曰真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何但饗而喫之乎其人甚可余言

書清泉寺詞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余將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醫而聾安時雖聾而穎悟過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淡意余戲之云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枉斬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水西

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莫雨子規啼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自記廬山詩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游可怪溪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而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句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笑懷清賞神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開元寺主求詩爲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瀉古來唯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盡於此矣

書子由夢中詩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相過草草爲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逢萊卻無喫明年閏二月六日爲子道之書以遺遲子

記鬼詩

秦大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詞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蒼黃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亦無他夜會說鬼參寥舉此聊爲記之

題張白雲詩後

張佘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子先君游居峨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盜名者也偶游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元祐五年九月五日

記黃州對月詩

僕在黃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騶人張師厚來通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居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益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書黃州詩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閑邊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益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文在舁與語强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東坡題跋卷之四

書摹本蘭亭後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註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搆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於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題蘭亭記

眞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徼愈疎矣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游峴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題遺教經

僕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眞自不解辨況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眞僞難矣顧筆畫精穩自可爲師法

題筆陣圖　王晉卿所藏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題二王書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卽獻之筆禿千管墨磨

萬鋌不作張芝作索靖

題晉人帖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其餘皆在祕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後遂流落人間在王涯趙延賞家涯敗爲軍人所劫剝去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帖皆奇而爽甫獨超然如羣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題蕭子雲帖

蕭子雲嘗答敕云臣笞不能賞拔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學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乃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法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邇以來自覺功進文見齊史本傳今閣下法帖十卷中有衛夫人與一

僧書班班取子雲此文其僞妄無疑也

跋褚薛臨帖

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褚薛之流硬黃臨放亦足爲貴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脉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眞僞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疎謬余嘗於祕閣觀墨蹟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數羣一帖似是獻之眞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畜

辨官本法帖 并以下十篇皆官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趙喁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眞僞相半

疑二王書

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

題逸少書

此卷有永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不具釋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僞造永禪師書耳

又

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爲懷祖所撿察耳

又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鈔絕雖摹寫屢傳猶有笞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慕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衞夫人書

衞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敕敕字從力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爲耳

題山公啟事帖

此卷有山公啟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爲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題衞恆帖

恆衞瓘子本傳有論書勢四篇其詞極美其後與瓘同遇害云

題唐太宗帖

太宗忼慨如此至於妻子間乃有忌欲均死之語固牽於愛者也

題蕭子雲書

唐太宗評蕭子雲書云行行如纫春舂字字若稽秋蛇今觀其遺跡信虛得名耳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謂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甚遠正可比羊欣耳

題法帖二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卽浩也耶

杜庭之書爲世所貴重乃不編入何也

題晉武書

昨日閱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居移氣養移體信非虛語矣

題羊欣帖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鍇以遺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書逸少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霤壽

跋衞夫人書

此書近妄庸人傳作衞夫人書耳晉人風流豈爾惡耶

跋桓元子書

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

跋棄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

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爲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跋王鞏所收藏眞書

僧藏眞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凉始得其二而兩紙枉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分與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警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卻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題顏公書畫讚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宇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言此也

題魯公帖

觀其書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況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其爲人而已凜乎若見其鞫廬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窺斧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爲人邪正之麁云

題魯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饍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題魯公書草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

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叅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勿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卽天眞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跋懷素帖

懷素書極不佳用筆意趣乃似尚越之險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堯夫不能辨亦可怪矣

跋王荊公書

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

跋胡霈然書匣後

唐文皇好逸少書故其子孫及當時士人爭學二王筆法至開元天寶間尤盛而胡霈然最爲工妙以宗盟覆有家藏也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所不及況州鎭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書太宗皇帝急就章

軾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聖遺迹有太宗書急就章一卷爲妙絕自古英主少有不工書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軾於書亦云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

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强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軾書

書王石草書

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玅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題蔡君謨帖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山下益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畧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者老凋喪舉世所憎慈雅之歎益有以也

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

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歎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

論君謨書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論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小疎也天資既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明之

跋君謨飛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家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眞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

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跋君謨書賦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未有能正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跋君謨書

僕論書以君謨爲當世第一多以爲不然然僕終守此說也

題李十八淨因雜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鸜鵒意謂鸜鵒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云可作秦吉了也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慈也子瞻書

跋董儲書

董儲郎中密州安丘人能詩有名寶元慶曆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西臺也

又

密州董儲亦能書近歲未見其比然人猶以爲不然僕固非善書者而世稱之以是知是非之難言也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眞行劉貢父謂之鸜鵒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曰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鸜鵒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悤悤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悤悤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

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爲成書也

題醉草

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爲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爲奇耳

題七月二十日帖

江左僧寶索靖七月二十日帖僕亦以是日醉書五紙細觀筆迹與二紙爲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熙寧十年也

跋楊文公書後

楊文公相去未久而筆迹已難得其爲人貴重如此豈以斯人之風流不可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

跋杜祁公書

正獻公晚乃學草書遂爲一代之絕公書政使不工猶當傳世寶之況其清閒妙麗得晉人風氣如此耶

跋陳隱居書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爲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爲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晬豐頰進趨聲如也

跋歐陽家書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竝列官品當思報効

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關此物汝於官下空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歐陽文忠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蘇軾題

跋陳氏歐帖

承示近文只如此作便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幷門當因書言去咎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騖者初官亦少安之

右陳敏善所藏歐公帖軾聞公之幼子季默編公之牋牘爲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者當錄以寄季默也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爲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今君倚之書益訒云

書章鄒公寫遺教經

章文簡公稽法尤妙足以見前人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予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予由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憎笞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雪沒腰僅乃得之今予由既輕以余書予人可也又以其

徵玅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跋所書摩利支經後

姪安節於元豐庚申六月大水中舟行下峽常持此經得脫險難明年十二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持歸蜀眉陽蘇軾書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彫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眞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汨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書天趣既高積學淺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其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緻玅自成一家乎楊君畜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雜評

楊凝式書頗類顏行李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李國士本無所得舍險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西臺重而復寒俱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君謨爲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眞眞不如行也

王文甫達軒評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畫隨之楊公凝式筆爲雄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曉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趣既高而學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書贈王文甫

王文甫好典買古書畫諸物今日典端硯及陳歸聖篆字余請拳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與文甫言甚善川僧清悟在旁知狀

書贈王十六

王十六秀才禹錫好書余書相從三年得兩牛屨既入太學重不可致乃謂文甫許然緘鎖牢甚文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十六及第當以風味風字大硯與之請文甫收此爲據十六及第當以石綠天硯爲僕作利市也

記潘延之評予書

潘延之謂子由曰尊常於石刻見于贈書今見真迹乃知爲顏魯公不二魯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子書者乃似魯公而不廢前人者也

書贈徐大正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徐大正得之於公之子毅來求東坡居士草書居士既醉爲作此數紙得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用之者然丈夫窮達固自有時耶

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即快活今年二麥如雲此鳥不妄言也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也不會

跋李康年篆心經後

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余爲跋尾余閱此經雖不離言語文字而欲以文字見欲以言語求則不可得篆畫之工蓋亦無施於此況所謂跋尾者乎然人之欲薦其親必歸於佛而作佛事當各以其所能雖畫地聚沙莫不具足而況篆字之工若此者耶獨恐觀者以字法之工便作勝解故書

其末嘗告觀者莫作是念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鬬蛇遂得其玅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跋先君與孫叔靜帖　并書

承僧示新文及累爲臨訪甚荷勤眷文字已細觀甚善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辟爲證此是時文之病凡論意立而理明不必覓事應副誠未之思尋此不宣

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華禮赴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既歿十有八年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蘄赴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真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

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契故深矣始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攜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交蓋久故文忠論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軾自黃遷於汝舟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

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

跋蔡君謨書

僕嘗論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此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王外託勤儉而實無有此眞可謂弱者世以李王爲健則宏以君謨爲弱也元豐八年七月四日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意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寧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跋范文正公帖

軾自省事便欲一見范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遺蹟至於泫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不哀哉元豐八年九月一日

題陳履常書

此書既以遺荆州李翹叟繼而亡其本後從翹叟啓來謄出輒爲役夫盜去賣與龍安寺干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後歸翹叟翹叟屢來索此卷云恐爲人盜去予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致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題顏長道書

故人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嘆噎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閒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

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黃魯直草書

草書祇要有筆畫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爲過之魯直書去病穿城劚壁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卽不是不學亦不可于曉書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萬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經七卷如著鹿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緯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肉可以戰蟹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書杜介求字

杜發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

閒工拙但恐字大書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富復有貴棄之語無以慰其失言當就沒此紙也

書贈宗人鎔

宗人鎔貧甚若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廌馮燁以五百千賭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恥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買如是不亦鈍乎然吾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

戲書赫蹏紙

此紙可以鏤錢祭鬼東坡試筆偶書其上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過不過也

自評字

昨日見歐陽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

跋太宗皇帝御書曆子

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克知州而賜以御書曆子臣

得此可以爲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臣軾書

跋焦千之帖後

歐陽文忠公言焦子循淡寒泉冰者吾友伯强也泰民徐君清南之老先生也錢昆仲蓋嘗師之以伯强與泰民往還書疏相示伯强之沒蓋十年矣覽之悵然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書

題劉景文所收歐公書

處處見歐陽文忠書厭軒晁思餚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爲後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劉景文景文出此書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効其抵掌談笑使人感歎不已

題歐陽帖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跡自當爲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公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劉景文歐公帖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瑋也

題蘇才翁草書

才翁草書眞蹟嘗爲歷世之寶然李白草書歌題唐末五代効禪月而不及者云歲麻絹素排數箱村氣可掬也

題所書東溟若後

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溟若一篇刻之石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溟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以遺

僧從本使刻之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予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設譬如今之挑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矣

題張乖崖書後

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曾孫祖以軾罰人德公宏淡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

跋勻信道郎中集朝賢書夾頌金剛經

乙巳至今二十八年書經三十二人逝者幾三之二矣夢幻之驗非虛言也惟一念歸向之善歷劫不壞在在處處常爲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跋舊與辨才書

弒平生與辨才道眼相照之外緣契冥符者多矣始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留此數紙明年是日在潁州作書與之有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之語而師實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楚攜此軸來爲一太息五月十一日書

跋陳瑩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見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

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

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優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歿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結爲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筆墨摛藻尺素之上弄輸圜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與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書歸去來詞贈邃順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余分寓許昌宅與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曛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曾祭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跋所贈曇秀書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著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與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裹頭有災福

題所書寶月塔銘 并曾直跋

予探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鳳翅筆李庭珪墨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不孤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坡老人書

塔銘小字如李海得意時書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心意閒澹乃入微耳庭堅書

書天蓬呪

紹聖三年端午惠州道士鄒葆光云今日今月皆甲午而午時當庚甲合人之遇此也難請書天蓬神呪予嘉其意乃爲齋戒書之

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

丁丑正月四日

跋希白書

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集爲勝世俗不察爭購翻本誤矣此遺少一卷爲尤妙庚辰七月合浦官舍僧觀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没骨未嘗作此瘦妙也

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嵓回舟中書

書舟中作字

將至曲江船上灘歌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舉然四顧皆灣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執與且作字乎

書沈遠智靜大師影堂銘

鄰舍有脊容寺僧不求其書而獨求予非惟不敬東家亦有不敬西家耶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羲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跋所書圖通偈

軾遷嶺海七年每遇私忌齋僧供佛多不能如舊今者北歸舟行豫章彭蠡之間遇先妣成國太夫人程氏忌日復以阻風滯留齋鄰尤不嚴具敬寫楞嚴經中文殊師利法王所說圖通偈一篇少伸追往之懷行當過廬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八日書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飢者之念食也願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書蒙說後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蒙說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皆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効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肯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

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匪交匪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自者誤收耳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宗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放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諂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揩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

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次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若逵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吝爾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卽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真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倪佛佛成倪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爲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上乞廢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祇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旣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慢相人

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東坡題跋卷之四終

東坡題跋卷之五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畫時夜已闌燈耿然画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書摩詰藍田煙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画觀摩詰之画画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跋文與可墨竹李通叔藁

曾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即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

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

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銛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見余所藏與可墨竹求題其後因戲書此數百言通叔其字云

書李將軍三驥馬圖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驥與諸王及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作踧踖不進狀不知三驥謂何後見岑嘉州詩有衙節度赤驃歌云赤驃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驥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驥其飾也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棄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僞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强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

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画之若出一人況自画其所見者乎

書朱象先画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画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画以適吾意而已皆閟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画師之恥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画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濟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画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攄攘其傷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題趙屿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画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玅宮室器用爲巧山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画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熙寧六年六月六日

跋文勛扇画

舊聞吳道子画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圖

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掣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方界畧不抒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跋吳道子地獄變相

道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奇妙理於豪放之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悲哉悲哉能於此間一念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齊安臨皐亭借觀

跋與可紵竹

紵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蓋岐竹也其一未脫籜爲蝎所傷其一困於欹石是以爲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爲陵陽守見而與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王弗宮祁永使刻之石以爲好事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

書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

書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鬬牛也牛鬬力在肩尾搘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鬬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畧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於椎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跋艾宣畫

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既老筆迹尤奇雖不復精勻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爲賦一首云

書畫壁易石

靈辟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覆可觀作棗鹿定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辟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書陳懷立傳神

傳神之難在於目顧虎頭云傳神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見頰影使人就壁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益可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其舉止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叔敖復生此豈能舉體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畫顧虛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仰首上視眉揚而顴壓者遂大似南都人陳懷立傳吾神衆以爲得其全者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所聞者助發之

跋画苑

君厚画苑處不无箴笥出不汗牛馬明窗淨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辟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委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僧觀子瞻書

跋宋漢傑画

僕襄與宋復古游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其畧云遥遥趙後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筆麤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音霧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作著色山也

又

觀士人畫如閻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卷漢傑真士人畫也

跋李伯時卜居圖

定國求余爲寫杜子美寄贊上人詩且令李伯時圖其事蓋有歸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雖爲搢紳奉養猶農夫然欲歸者蓋十年勤請不已僅乃得郡士大夫達時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古今難事也定國識之吾若歸田不亂鳥獸當如陶淵明定國若歸豪氣不除當如謝靈運也

跋李伯時孝經圖

觀此圖者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筆迹之妙不減顧陸至第十八章人子之所不忍者獨寄其髣髴非有道君子不能爲殆非顧陸之所及

跋盧鴻學士草堂圖

此唐盧丞相畧文昌本今在內侍都知劉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館伴北使於都亭驛劉以示予爲賦此篇迨過遠來省青令同作

跋南唐射耳圖

王晉卿官纍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荅之

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憎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較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跋摘瓜圖

元稹望雲騅歌云明皇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驢來幸蜀信如稹言盖有此權奇蹀躞與嬪御摘瓜山谷間如思訓之圖乎然祿山之亂崔圓在蜀儲設甚備騎驢當時虛語耳

書唐名臣像

李衛公言唐儉輩不足憎觀其容貌殆非所謂名下無虛士

書許道寧畫

秦人有屈鼎筆肖許道寧之師善分布澗谷間見屈曲之狀然有筆而無思致林木皆聱鬻而已道寧氣格似過之學不及也

書黃魯直畫跋後三首

遠近景圖

此圖燕貴之來昆仍雲也窈山野水亦是林下人窠窟然烈風偃草木客子當藏舟入浦溆中强人力牽挽欲何之耶雙井永思堂書

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途遇風不盡力牽挽以投浦岸當何之耶魯直怪舟師不善預相風邑可也非畫師之罪紹聖二年正月十一日惠州思無邪齋書

北齊校書圖

往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輒貶剝令一錢不直晉卿以爲言庭堅曰書畫以韻爲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千錢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觀予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元祐九年四月戊辰永思堂書

畫有六法賦彩拂潛其一也工尤難之此畫本出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謂粉本而近歲畫師乃爲賦彩使此六君子者皆涓然作何郎傅粉面故不爲魯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思無邪齋書

右軍斫膾圖

徐彥和送此本來云是王右軍斫膾圖予觀此楊上幄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溫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當矩之妄耳永思堂書

謝安石人物爲江左第一然其爲政殊未可逆少意作書譏誚殆欲痛哭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書生見五十萬紙足了一世舉以與人真與事耳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逆少比季倫逆少聞之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之友也季倫之於逆少如鴟鴞之於鴻鵠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決是宋晉間妄語史官許敬宗眞人奴也是季倫金多以爲賢於逆少今魯直又怪畫師不能得逆少高韻豈不難哉余在惠州徐彥和寄此畫求余跋尾書此以發千里一笑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東坡居士書

跋醉道士圖　并章子厚跋

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以甚與執盃持耳翁也子瞻書

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未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噱絕倒子厚書

再跋

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毋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爲子噱也持耳翁余固與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噱時與清臣堯夫子由同觀子

贍書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贍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遊潭況於此而知味乎空其良也正父赴豐國時子厚令武進復題此以繼子贍之後已酉端午後一日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白是人不會事也

試墨

世人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空紙上竹紙蓋空墨若池歙精白玉版乃真可試墨若於此紙上黑無所不黑矣褪墨石硯上研精白玉版上書凡墨皆敗矣

書徂徠煤墨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以刀圭服能已高氣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搗數萬杵即爲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黑龍髓後人盜用其名非也

記李公擇惠墨

李公擇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張力剛登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麗使者其墨鮮光而浮登減李廷珪父子乎試復觀之勸君不好書而自論墨拳拳如此乃知此病吾輩同之可以一笑

記李方叔惠墨

李方叔遺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氣襲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陰平得麝數十臍皆盡之於墨雖近歲貴人造墨亦未有用爾許麝也

書清悟墨

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予與王文甫各得十丸用海東羅文麥光紙

作此大字數紙堅韌與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以不朽也

書張遇潘谷墨　晉王禹錫

麝香張遇墨兩九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今以奉寄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請珍之請珍之又大小八九此潘谷與一貴人造者谷既死不可復得宜寶祕也

書龐安時見遺廷珪墨

吾書墨多矣其間數九云是廷珪造雖形色與夙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傳遺余求書數幅而已安時斲水人術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蜀人單懷善療奇疾字安常知古今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萬全者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燄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書李憲臣藏墨

余爲晁釋頗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李廷珪墨見道形製絕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廷臣新蓄賜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是真耶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爲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斛今分奇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所造油煙墨

凡煙皆黑何獨油煙爲墨則白蓋松煙取遠油煙取近故爲焰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煙纔積便掃以爲墨皆黑殆過於松煤但謂不得法不爲佳墨然則非煙之罪也

書別造高麗墨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在處之如何爾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

書馮當世墨

馮當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銘云樞庭東閤此墨是也阮孚云一生當著幾緉屐僕云不知當用幾丸墨人常惰墨不磨終當爲墨所磨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煙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著幾緉屐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淺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子

皆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罌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書北虜墨

雲巷有墨銘云陽岩鎮造云是北虜墨陸子屢奉使得之者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十餅望見知其爲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記奩官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廷魯直甚憎之曰專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書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賢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嘗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皆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醉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遺會三衢蔡襄之子瑑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類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

書柳氏試墨

昨日有人點第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閨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

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書此此墨云文公槍鼈腸不知其所謂也

書李承晏墨

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獨二谷亂真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子野出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晏真物也當以色考之仍以數品比較乃定真僞耳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書潘谷墨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十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墨跡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試東野暉墨

世言劒中冷金歲最宜爲墨非也惟此紙難爲墨嘗以此紙試墨惟李廷珪乃黑此墨兒人東野暉所製舜牧必十千信亦非凡墨之比也

書裴言墨

潘谷郭玉裴言皆墨工其精麤次第如此此裴言墨也比常墨差勝云是與曹王製者當由物料精好故耶

書王君佐所蓄墨

君佐所蓄新羅墨甚黑而不光當以潘谷墨和之乃爲佳絕今時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浩然本用高麗煤雜遠煙作之高麗墨若獨使如研土炭耳

書潘衡墨

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龍作墨得煙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竟龍得煙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

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
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書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

記海南作墨

已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書孫叔靜常和墨

孫叔靜用劒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間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墨近歲善墨唯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

記王晉卿墨

王晉卿遣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珦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書鄭君乘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與君乘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瀟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書六合麻紙

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勝常以漚麻楮作牋紙瑩白可愛數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揚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謂與蜀水相似西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爲大溪左右居人亦造

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產益多工亦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泊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書海苔紙

昏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付子過

予自謂此字不惡然後世觀之必疑其爲模本也

書石晉筆仙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貨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攜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敎坊樂雖弊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書錢塘程弈筆

近年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謀獨錢塘程弈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吾不久行當致數百枝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記南兎毫

余在北方食麕兎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室其益珎每得食率少味及徽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於都下皆云此南兎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產陂澤間也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粥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記古人繫筆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玅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卻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麤俗而已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遷士人以故爲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敢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書唐林夫惠諸葛筆

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寄僕每束十邑奇玅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林夫又求僕行草故爲作此數紙元豐六年十月十五醉中題

書黃魯直惠郎奇筆

僕應舉時常用郎奇筆近歲不復有不知奇之存亡今日忽於魯直處得之魯直云奇中風十許年近忽無恙此筆不當供答義人當與作賦人用也

書魯直所藏徐偃筆

魯直出衆工筆使僕歷試之筆鋒如著鹽曲蜷詰曲紙上魯直云此徐偃筆也有筋無骨真可謂名不虛得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屢稀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試吳說筆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書嶺南筆

紹聖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過水西見賣筆者形製麄似筆以二十錢易兩枝墨水相汙紛然欲散信嶺南無筆也

書孫叔靜諸葛筆

久在海外舊所貴筆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停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窄相驢腳搖鐙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蘊藉耶

書贈孫叔靜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書王定國贈吳說帖　定國帖附

定國吳研李文靖奉使江南得之鞏獲於其孫蓋作風字樣妝水處微損以漆固之子瞻作清虛居士真贊取以爲潤筆子瞻今去國萬里然與研俱乎紹聖乙亥春至廣陵吳說以筆工得子瞻書吳研銘覽之悵然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爲耐久何日復相從以研墨紙筆爲適也王鞏定國書　此帖汪少微所藏

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
買筆於市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
定國謂往遷中無耐久者矣說筆工而獨耐久吾
甚嘉之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日東坡居士書

書鳳咮硯

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
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
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
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咮且又戲銘其
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歙人甚病此言余嘗使人
求硯於歙歙人云何不只使鳳咮石卒不得善硯
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媚之所從出也或曰石不知
惡爭媚也余曰既不知惡爭媚則亦不知好美名
矣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
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
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
可一大笑也

書硯贈段瑄

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餘事也然此兩者
常相害滑者輒褪墨余作孔毅夫硯銘云澀不茹
筆滑不拒墨毅夫甚以爲名言

書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沉浞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
刻非畫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見漸難得元豐
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
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書名僧令休硯

黃岡主簿段君瑩嘗於京師傭書人處得一風字
硯下有刻云祥符巳酉得之於信州鉛山觀音院
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明年夏於鄂湖山刻記錢

易希白題其側又刻菴靈二字硯蓋歙石之美者已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爲何僧也禪月貫休信州人令休豈其兄弟歟嘗以問鈐山人而菴靈二字莫曉其意段君以硯遺余故書此數紙以報之元豐六年冬至日書

富陽令馮君嘗爲黃岡故獲此書於段元祐五年四月十八日復見之時爲錢塘守

書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皆出玅美相傳是許敬宗研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渰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眞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誌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枉正堪研以飼狗耳何以其硯爲余哀此研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姦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洗之匣今枉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既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益不必蓄也

又兩本小異並出之

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眞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硯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沂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枉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謂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乃問莘

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眞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謹處終當合之

書汪少微硯

予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賴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兩益所謂硯與少微爲五耶

書唐林夫惠硯

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過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書鳳咮硯

僕好用鳳咮石硯然論者多與同蓋自少得眞者爲黔黔灘石所亂耳

書瓦硯

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而已必求其用豈如銅與石哉而世常貴之豈所謂苟與者耶

評淄端硯

淄石號韞玉硯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品者宜筆而褪墨二者當安所去取用褪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驟用瓦硯也

書青州石末硯

柳公權論硯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硯青州甚易得凡物耳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澤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硯材乎硯當用石如鏡用銅此眞材本性也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人之待瓦鐵也微而責之也輕能爲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眞材本性者同日而論哉

書月石硯屏

李獻父遺余天台玉板紙殆過澄心堂項所未見

月石屏扪之月微凸乃僞也真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柱滿而不出此至難得可寶

書曇秀龍尾硯

曇秀畜龍尾石硯僕所謂澀不留筆滑不拒墨者也製以捉鉼而以鉄月爲池云是蔣希魯舊物予頃在廣陵嘗從曇秀識此硯今復見之嶺海間依然如故人也

書室道士鏡硯

陸道士畜一鏡一研皆可寶研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卻月金文甚能克墨而宜筆益唐以前物也鏡則古矣其背文不可識家有鏡正類是其銘曰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以銘文考之則此鏡乃漢物也耶吾嘗以示蘇子容子容以博學名世曰此鏡以前皆作此益禹鼎象物之遺法也白陽今無此地名楚有白公取南陽白水爲邑白陽並白水乎漢人而如遠用皆子容云鏡心微凸鏡面小而直學道者謂是衆神鏡也丙子十二月　一日書

書雲巷紅絲硯

唐彦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馱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雲巷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可

東坡題跋卷之五　終

雜書琴事 贈陳季常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曰合不曉其八曰合爲何等語也其聲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陛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恣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屭然自是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谿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開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爲恨

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舞拿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琴非雅聲

世以琴爲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獨彈往往有中華鄭衛之聲然亦莫能辨也

琴貴桐孫

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緜中有木聲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聆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爲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琴鶴之禍

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乃知燒煮之士亦自有理

天陰絃慢

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故或對曰絃也不慢

桑葉指絃

琴絃舊則聲閟以桑葉指之輒復如新但無如其青何耳

文與可琴銘

文與可家有古琴子爲之銘曰攖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杪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詞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醳釋同鄒忌論琴云攖之淡醳之愉此言爲指法之妙爾

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訪予攜精筆佳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求予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

雜書琴曲　贈陳季常

于夜歌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帝大元中鄆鄆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鳳將雛

鳳將雛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來久矣

前溪歌

前溪歌者車騎將軍沈充

阿子歌

阿子及歎閨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閨否後人衍其聲爲此曲

團扇歌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筆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作此聲

懊儂歌

懊儂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

長史變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歆臨敗所作

凡此諸曲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者有因金石絲竹造歌以被之如魏世三調歌之類是也

柸桮舞

柸桮舞手接柸桮反覆之漢世惟有桮舞而晉加之以杯

公莫舞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項莊舞劒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語莊云公莫舞

公莫渡河

琴操有公莫渡河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歌

白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爲襄吳音謂緒紵琴白紵即白緒也

瑶池燕

琴曲有瑶池燕其詞既不甚佳而聲亦悲咽或改其詞作閨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揾殘粧粉抱瑶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慍低雲鬢翦峰斂黛嬌和恨此曲奇妙季常勿妄以與人

書士琴贈吳主簿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攜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生之銘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沈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士琴之聲余嘗從高齋先生游嘗見其寶一琴無銘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士琴者待其琴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四日書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眞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寘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令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書文忠贈李師琴詩

與次公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曰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詩囑余書之以贈爲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書林道人論琴巻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游小盤隱聽林道人論琴甚極通玅理余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画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塵世莫之知者此其所以爲獨苦歟

書仲殊琴夢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爲十三絃殊不荅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諭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或見過即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叩舷來見

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書王進叔所蓄琴

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爲鈔以蛇蚹紋爲古進叔所蓄琴前幾不容指而後岑寂然終無雜聲可謂鈔矣蛇蚹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及見其斑斑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省云

書黃州古編鐘

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畜一古編鐘云得之耕者發其地獲四鐘斲破其二一爲鑄銅者取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書古銅鼎

舊說明皇羯鼓棬以油注中不漏或疑其誕吾嘗蓄古銅鼎蓋之煮湯而氣不出乃知舊說不妄

書金錞形製

周禮有金錞國語有錞于丁寧蕭齊始典王鑑嘗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筍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苴當心跪注錞于清聲如雷良久乃已記者既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遺詞使古器形製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

書李邕老碁

南嶽李邕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邕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邕老常用四脚碁盤只著一邑黑子旁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爭先著時似有輸贏著了竝無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客思家殆是謂也

書賈祐論真玉

步軍指揮使賈逵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予言今

世眞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展而後成者世以爲眞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眞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論漆

漆畏蠐予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潔手而食之宛轉如中毒狀巫以蠐食之乃甦墨入漆寖善然以少蠐黃敗之乃可不爾卽堅頑不可用也

題雲安下牢

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僧院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書游靈化洞

予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于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發過我遂相與至笞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慍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當自知之

記公擇天柱分桃

李公擇與客游天柱寺還過司命祠下道傍見一桃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而不爲人之所得疑其爲眞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衆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二客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於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

書遊垂虹亭

吾笞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來吳分試問也應傷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

松江橋亭今歲九月七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襄時真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皐書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皐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柂師請所之仲謀欲往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柂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憒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版仿佛有得一豹三字今亾矣

記赤壁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棄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逸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黃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鎮石之長

記漢講堂

漢時講堂今猶在画固儼然丹一之古無復前此

書劉夢得詩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

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貪鄧天師棄仙去永樂有無核棄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伐乎虛不能答冲虛觀後有異真人翰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遺書牌題云五雲間吏蔡少霞書

記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觀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入室皆亾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鐘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記游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圍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版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鏗鏗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暮大木益愈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夤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

尚欲飲而予忽與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黎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詩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題連公壁

俗語云强將下無弱兵眞可信吾觀安國連公之子孫無一不好事者此寺當日盛矣

書贈何聖可

歲云暮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室燈火青熒輒於此問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若欲同享須擇佳客若非其人當立遣人去追索也

書雪

黃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無薪米者亦爲之耿耿不寐悲夫

書田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

書蜀公約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蒻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書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石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

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贈別王文甫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靜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鬚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爾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口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再書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置客過歲准備也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舉拳耶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竝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大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

泗岸喜題

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聞騶馭鐸

聲空籟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云
炤辟喜見蝎此語眞不虛也然吾方上書求居常
州豈魚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正月四
日書

書遺蔡元

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
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元來船中相別元元
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
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其
語切類故書之以遺元元爲他日歸休一笑

蓬萊閣記所見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
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書魯直浴室題名後　并魯直題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摩以來六祖師人物
皆絕妙其山川花木毛羽衣盂諸物画工能知
之至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
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辟列於冠蓋之區
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晚得蜀人蘇子瞻乃發
之物不繫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
寒師碾茶不落第二陳季常林下士也寓基簞
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故予過門必稅駕
焉元祐三年魯直題

後五百歲浴室丘墟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爲鬼
錄而此書獨存當有來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是
月十五日戊子子瞻書

書請郡

今年吾當請廣陵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
南郡自南郡請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
邐致仕築室種果於酋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
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書贈楞仲矩

桁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太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十七日

杭州題名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東坡書

又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子瞻書

題損之故居

元祐四年十月七日始來損之故居周覽遺迹陶元亮云嗟歲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若人猶爾況吾儕乎軾書

書贈王元直

王徽字元直小名三老小字惇叔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擷薺菜食之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

又

王十六見惠拍版兩聯意謂僕有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傅大士唱金剛經頌耳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又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枉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蔗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鏟七作齊青餳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也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

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兩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幷記之

書贈張臨溪

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登時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見其子堂來令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元爲不亡矣勉之勉之豈常棲棲棘間乎東坡居士書

書贈楊子微

故人楊濟甫之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與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亦遷嶺表子微追及僕於陳蔡間連不忍去欲作濟甫書行役倥甚不果可持是示濟甫此卽書也何必更作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道德經相償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新興州守蘇軾書

題虔州祥符宮乞籤

冲玅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玅法像軾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皈命眞寂自惟塵緣淺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眞君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旣堅固自勵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主一篇致自勵之意敢有褻瀆眞聖亟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帛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採訪使者堂下觀覩玅法像實聞此言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泝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嘗少留之若於浄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放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題壽聖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游壽聖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

書卓錫泉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沂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嘗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枉其下矣嶺外唯惠人喜鬬茶此水不虛出也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書天慶觀壁

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于惠州纔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玄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屩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循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記游白水嵓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熟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溪者纔石五丈

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鼓谷至江上月出繫棧中流栁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記與舟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舟閘黎夜坐飢甚寘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法舟請記之其語則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暇記也

題白水山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肩輿節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茨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攜酒復來意欣然許之同游者柯常林扑王原賴仙芝詹使君名範予荃蘇軾也

題嘉祐寺壁

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鷄犬皆相識明年三月遷于合江之行館得江樓廊徹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鵝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子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記游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

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眞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蕭然雲氣解駁月星皆現魁杓明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東坡居士蘇軾書

題棲禪院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合江樓

青大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葵苦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亭以名之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

書北極靈籤

東坡居士遷于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慶觀謁北極眞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三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悚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古之眞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曰自誠而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守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疑以智先法則法活道疑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乃延壽命乎

書筮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六三變

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書誨

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誨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棄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耳益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益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誨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書海南風土

嶺南天氣卑溼地氣蒸潯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歎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書上元夜游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

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城北放魚

儋耳魚者漁于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盆養魚舁至城北渝江之陰吳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六人吳氏之老劉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琦舁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

書贈劉浙僧

到杭一游龍井謁辯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特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見賴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元符二年五月十六日東坡居士書

書合浦舟行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與兼村淨行院下棄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舩或勸棄蜒舟竝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棄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遵子枉肯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

必濟已而果然

題兼州清樂軒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去後仲修使君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題

書臨皐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憨愧憨愧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穀行宅遍歷蔬園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天華宮

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蘇軾曰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峰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此地即葛仙西巷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筏兎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爲寶官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警急則爲遁逃之所其計窘矣

名西閣

元豐三月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廓謨之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似公家不知可否

書贈古氏

古氏南坡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

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模東蔭修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之嘉觀也

元祐大家世稱蘇黃二老二老亦互相推重魯直云東坡文字言語歷劫贊揚有不能盡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鄒事略不敢爭名見妒之端今人有不逮古人之既但同時品題尤推東坡如韓子蒼云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洪覺範云東坡蓋五祖戒禪師後身其文俱從般若部中來自孟軻左丘明大史公後一人而已凡人物書畫一經二老題跋非雷非霆而千載震驚似乎莫可伯仲吾朝王弇州先生又云黃陳車騎爲此亦射較一鏃奕角一著持論得毋太苛邪海隅毛晉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元豐題跋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